

智库圆桌(第12期·总301期)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印发以来

粤港澳大湾区GDP从2018年的10.8万亿元跃升至2023年的超过14万亿元

增加了3.2万亿元

相当于“再造了一个深圳”

发展湾区经济培育增长极

作为重要的滨海经济形态,湾区经济不仅在本国或地区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而且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羊。世界银行调研数据显示,全球约60%的经济体量来自港口海湾地带及其直接腹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大力发展湾区经济。本期特邀专家围绕相关问题进行研讨。

发挥湾区独特优势引领创新



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湾区拥有哪些优势?湾区经济的形成机制是什么?

毛艳华(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院长、教授):湾区是指由一个海湾或相连的若干个海湾、港湾、邻近岛屿共同组成的区域,有着丰富的海洋、生物、环境资源和独特的地理、生态、经济、人文价值。在国际上,湾区多指围绕沿海港口岸分布的众多海港和城镇所构成的港口群和城镇群。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伴随着世界级湾区成长,第一次工业革命使伦敦成为世界重要枢纽港,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成为具有全球辐射力和影响力的湾区,第三次工业革命成就了旧金山湾区。湾区之所以成为先进生产力的集聚地,原因是其在区位优势、资源禀赋等多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从区位优势来看,湾区通常位于沿海地区,拥有天然良港,是海上贸易和物流的关键节点。同时,交通基础设施完善,海陆空交通网络高度发达,极大促进了人员和货物流动。例如,粤港澳大湾区分布着香港港、深圳港和广州港三个国际化枢纽港,

集装箱吞吐量在全球排名中均进入前10位,内河航道里程超1.5万公里,公路运输货物量在2023年就超过15亿吨,海陆联运高效便捷,是我国重要的国际贸易门户。

从资源禀赋来看,湾区拥有丰富的海洋、土地等空间资源,为发展海洋经济、临港工业提供了坚实基础,也为城市建设、产业发展以及人口集聚提供了充足空间。例如,旧金山湾区地势平坦开阔,在1.8万平方公里的湾区土地中,受保护的开放空间仅占29%。硅谷依托丰富的土地资源吸引大量科技企业入驻,高素质创新人才也随之集聚,逐渐形成庞大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成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

湾区衍生的经济效应称为湾区经济。湾区经济是指依托世界级港口(群),发挥地理和生态环境优势,背靠湾区广阔腹地,产业发达、开放创新、集聚发展、协同融合的区域经济形态,是当今国际经济版图的突出亮点、世界一流滨海城市的显著标志。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湾区经济备受关注,成为一个区域经济学概念。国际一流湾区如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等,以开放性、创新性、宜居性和国际化为重要特征,发挥引领创新、集聚辐射的功能,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

重要增长极和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羊。

一般而言,湾区经济的基本要素包括高度开放的经济结构、四通八达的交通基础设施、要素集聚与外溢高地、宜居宜业的城市环境等,这些要素是湾区经济区别于其他区域经济形态的本质特征,构成了湾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动力。从演进历程来看,湾区经济虽然起步于港口经济,但在向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和创新经济演进的过程中,港口的基础性作用随着湾区经济的演进逐步弱化,而内生性动力的作用不断凸显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推动湾区经济发展壮大。

湾区经济独具优势的形成机制和发展模式,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力量。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显著特征,湾区经济恰恰在这些方面展现出强大引领作用。湾区独具特色的创新机制是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引擎。湾区经济具有创新性,凭借强大的资源集聚能力,通过顶尖学府、科技巨头以及紧密无间的产学研合作网络,成为孕育科技创新的肥沃土壤,具备实现技术革命性突破的先导性条件。湾区高度开放的经济结构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构建了生态环境,能够吸引全球优质资源,促进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湾区的资源整合和协同发展能力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筑牢了产业根基。高端产业集群是湾区经济的鲜明标识,产业集群上下游企业深度合作,共享资源、交流技术、迭代创新,推动产业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

借鉴国际发达湾区成功经验



国际上发达湾区建设积累了哪些经验,对我国湾区经济发展有何启示?

谭刚(深圳市先行示范区研究中心研究员):以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为代表的世界级湾区,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

一是产业集聚发展。根据自身优势明确产业定位,强化产业协同发展,通过核心产业外溢扩张、持续迭代,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产业生态体系。纽约湾区是金融和商业服务等多种产业融合的典范,以华尔街为中心集中世界顶级金融机构、证券交易所和投资银行,成为全球金融业的重要枢纽。同时,汇聚众多时尚品牌和总部企业,推动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实现从传统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工业向金融保险、专业服务和知识型经济转型,构建起以金融为核心,涵盖商业、贸易、航运、科技等领域的多元化经济结构。

二是科技创新引领。把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重视基础研究,创新平台建设,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同时超越技术突破视角,构建包括人才流动、风险分担、政府角色转化等在内的综合创新生态系统。旧金山湾区依托众多顶尖高校和科研机构,汇聚了大量优秀人才,积极开展前沿科学研究,形成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大量基础研究成果,为科技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还汇聚大量科技企业、创业孵化器与风险投资机构,形成完善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实现知识、技术、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高效流动和协同创新,有效促进了创新成果的形成、转化和应用。

三是综合环境构建。重视城市规划与区域协同发展,建设高效便捷、互联互通的交通网络与基础设施,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为湾区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东京湾区借助港口、机场、新干线、轨道交通、“三环九射”路网等交通基础设施,湾区内各城市融为一体,公共设施大都处于轨道交通站1公里范围之内,促进了各类要素高效流动和市民便捷出行。

科学规划城市与区域布局,构建有效治理机制,建设综合交通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为东京湾区发展打造了良好的宜居宜业环境。

国际一流湾区的探索实践,为我国湾区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增强和发挥湾区高效能产业引领作用。根据自身特点明确产业定位,促进产业间协同发展,形成具有优势的产业链供应链,增强湾区城市群整体经济竞争力。适应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加快培育和发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产业集群。立足自身经济优势构建相对完整的多元化经济体系,更好应对市场变化和外部冲击,不断增强湾区经济韧性。

发挥好科技创新驱动作用。更加重视基础研究与科研投入,依托湾区内高校、国家实验室、科研机构以及企业研发中心,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领域研发投入,为科技创新奠定坚实基础。持续打造和完善湾区创新生态系统,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加强政府、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合作,创新产学研用紧密合作机制,加快构建教育—科技—人才全面创新格局,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发展,完善全过程创新体系,促进创新要素高效流动和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进程,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构建更加优质的湾区综合发展环境。提升湾区完善城规规划,优化城市资源配置,提升湾区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人员、物资和信息流动,提高区域整体运行效率。利用湾区开放优势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吸引优质跨国公司投资和资本流入,推动湾区成为全球重要的贸易中心和投资目的地。通过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开展项目合作、举办国际研讨会等方式,加强与国际一流湾区的交流与合作,提升我国湾区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加大湾区生态资源保护和修复,推动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加快打造绿色湾区,构建宜居宜业优质生活圈。

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湾区是围绕海湾或港口形成的经济发达区域,是基于港口规模化的流通能力使产业持续集聚进而分工深化与演进的中心,也是依托海湾或港口,依赖产业生态演化、耗时漫长累积形成的先进产业集聚地。

湾区经济形成发展的重要因素包括以下几方面。其一,便利的软硬件流通设施使要素与产品通达广阔的内外市场,大规模产业得以集聚。其二,生产与消费规模扩张促使产业环节日益专业化、独立化,新兴和先进产业得以发展壮大。其三,一轮又一轮的产业衍生、规模扩张、空间转移,使先进产业抢占流通便利的中心地带,直接或间接关联产业分布到更广泛的范围且提供不可或缺的分工支撑。聚集产业的先进性、依赖产业关联分工分布的广度,决定湾区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美国纽约起初对内通过伊利运河和铁路联结五大湖地区的汽车制造带,对外通过海港联通广阔的国际市场,由此聚集制造、服务等先进产业而兴起。随着东部制造业带发展,以及与东亚生产体系、欧洲消费市场日趋紧密的联结,纽约辐射带动周边城市群成为以金融等先进服务业集聚为典型特征的国际一流湾区。20世纪后期,北美与东亚生产网络联系紧密,硅谷依托两大分工体系专业化聚集科技创新等先进产业,使旧金山湾区成为世界级科创城市。日本在“贸易立国”“投资立国”等发展战略下,战后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东亚雁行国际分工体系”,而后成为东亚生产网络的先进制造和服务业集聚中心,东京湾区因此跻身国际一流湾区。

我国改革开放率先从广东起步,依托优良的港口资源和港澳便利的开放条件,粤港澳大湾区通过“前店后厂”的分工协作,成为高度外向的区域。21世纪以来,我国依托庞大的劳动力资源承接世界范围加工制造环节,珠三角成为生产制造基地,香港聚集金融等生产性服务和贸易等流通性服务,澳门成为以博彩业为主导的休闲消费中心。由于大规模劳动力无法跨国转移,出于敏捷制造的需要,越来越多生产环节集聚在我国以及东亚国家。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

截至2023年底,粤港澳大湾区经济规模已接近纽约湾区的1.8万亿美元、旧金山湾区的1.38万亿美元,与东京湾区旗鼓相当

面对数智化浪潮,粤港澳大湾区需充分利用优越的软硬件资源条件,遵循产业生态演化规律,系统发力,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优化布局,升级建设世界级海陆空网立体流通体系。海港的规模化流通能力主要服务于对时间要求不高的货物贸易,随着定制化敏捷制造特别是服务业发展,空港、网络成为新型流通方式,而陆路联通对腹地拓展尤为重要。因此,大湾区有必要适应规模化先进产业聚集要求,硬件上完善多种流通设施,软件上强化制度型开放,拓宽湾区产业与国内外分工体系高效联通的途径和渠道。

与内外生产消费系统紧密联结,提高分工支撑水平。先进产业衍生与集聚依赖于庞大的分工生态,与长三角不同,珠三角周边山区分布较多,产业聚集水平较低,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支撑力相对有限。因此,大湾区仅靠自身或将面临腹地分工支撑乏力问题,与长江经济带以及东亚其他国家深化生产网络联结,与美欧市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强化消费市场联结,能够为大湾区产业升级提供重要分工支撑。

锚定新质生产力,全方位促进先进产业衍生与集聚。粤港澳大湾区走向世界前沿最终取决于所集聚产业的属性,深圳、广州作为全国前列的创新型城市,需瞄准科技前沿,布局新质生产力驱动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新质生产力驱动的自由港,要在生产性服务双向联结、内外消费市场联动等方面提供差异化助力,共建先进产业体系。

(作者系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



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新机遇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转型发展成效如何,具有哪些特色和优势?

陈章喜(广东华商金融科技研究院特聘教授、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经济发展活力最强劲、对外开放水平最高、创新动能最足的经济区域。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来,大湾区在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方面走在前列,取得显著成效。

按照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政策安排,广东不断强化与港澳规则衔接及机制对接,截至2024年8月,广东联合港澳方面已累计发布“湾区标准”215项,涉及食品、物流等32个领域,首批207名港澳工程专业人士通过大湾区职称评价,在粤执业港澳专业人士超5500名。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全面铺开,综合改革试点首批40条授权事项全面落地,推出18项法治示范城市建设典型经验和创新举措。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四共”体制顺利推行,正加快建成琴澳经济高度协同、规则深度衔接的制度体系,合作区全域实现封关运行使琴澳一体化迈出关键一步,在合作区就业生活居住的澳门居民大幅增加。

科技创新是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目前大湾区共设立277家新型研发机构,超过50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加快,“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连续多年蝉联全球创新指数第二。以华为、腾讯、比亚迪、华大基因、大疆创新等为代表的一批世界领先的创新型企

新水平提升的重要动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区两园”规划对接不断强化,“科汇通”试点深入开展,建成科创中心、量子科学中心,吸引集聚超200个高端科研项目和1.5万名科研人员。

2023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突破14万亿元,占全国的1/9,初步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先进制造业快速发展,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珠江东岸电子信息产业带初具规模,西岸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带正抓紧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壮大,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快速崛起。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区域生产性服务业正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海洋经济快速崛起,海洋运输业、海工装备制造发展迅速。前海联动港澳打造优质高效的现代服务业新体系,提高国际金融中心、国际人才港、国际法务区发展能级,集聚发展总部经济。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日益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快速创新的网络平台和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产业链,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香港和澳门的国际地位以及开放举措,使得粤港澳大湾区能吸引全球的技术、资本和人才资源,为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创造良好外部条件。深圳数据交易所揭牌、粤澳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启动等为大湾区数字经济注入强劲动力。2022年广州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相继挂牌成立后,当年累计交易额就超过17亿元。

粤港澳大湾区位于珠江通往南海的重要出海口,拥有香港港、深圳港、广州港等世界级集装箱港口,香港、澳门2个自由贸易港以及广州南沙自贸区、深圳蛇口自贸区、珠海横琴自贸区3个自贸片区,开放程度领先全国。大湾区加快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在国

际产能合作中发挥重要引领作用。2023年,大湾区实际利用外资1429.6亿元,随着首个全自动化码头的建成,广州南沙港区每年集装箱吞吐量预计可超2400万标准箱,位居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是党中央根据世界经济格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国家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新平台,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大行动。与世界其他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具备一些特色优势。制度运行优势。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步伐不断加快。“一国两制”是保障港澳投资、企业和人才流向珠三角的重要前提,是珠三角借助毗邻港澳优势得以快速发展的关键所在,为解决港澳经济发展空间不足问题提供了保障。同时,还为协调大湾区各城市之间关系、推动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探索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方式,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经济调节优势。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互促进、共同发力,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优势。大湾区发挥市场在“引进来”和“走出去”中的作用,积极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为促进开放包容发展、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有效市场保障。政府则根据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大局中承担的职能以及珠三角与港澳合作面临的问题,适时前瞻性地出台相关政策,积极引导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沿着合作共赢方向发展。

资源布局优势。粤港澳大湾区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在对内和对外开放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具有探索开放新模式的良好条件,是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可通过产业链、创新链和供应链的合作与共享,进一步强化对内和对外辐射带动能力。通过城市分工合作,建立多层次、多领域的高效城市联系网络,打通大湾区内部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消除无序竞争,积极推进市场一体化建设。